

# 快雪時晴

賴鼎銘

(世新大學大眾傳播系教授)

近幾年，才知道經典與藝術的體會，其實人生的經驗息息相關。人到中年，歷經惡性大疾及喪妻之痛，對佛經的體會始深，才知佛教「解行並重」的真義。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，卻是體悟王羲之「快雪時晴帖」的那種暢快感。

大一時，國文老師要我們讀王羲之的蘭亭集序，賞鑑的角度不在書法，而是那序中的內容真諦。當年年紀尚輕，那知生死大化之事，因此，言者諄諄，聽者邈邈，一點都無法了解，年近六十的國文老師，在講台上口沫橫飛的心情。

但也因為國文老師的介紹，我對王羲之的書法大感興趣。尤其當時在文學院圖書館工讀，常常接觸日本人編的《書道全集》，其中讓我翻閱再三的，還是第四冊東晉這一本，因為裡面有王羲之法帖的詳細介紹。

金庸的《倚天屠龍記》，讓我再度深入了解王羲之著名的〈喪亂帖〉。信中內容寫著「羲之頓首：喪亂之極，先墓再離荼毒，追惟酷甚，號慕摧絕，痛貫心肝，痛當奈何奈何，雖即修復，未獲奔馳，哀毒蓋深，奈何奈何。臨紙感哽，不知何言。羲之頓首頓首。」晉室南遷，王家的祖墳，痛遭北方異族破壞，雖然未即修復，但他卻不能回鄉省視，這是喪亂帖寫作的歷史背景。短短六十二個字，道盡心中無限的沉痛，確是得未所嘗。

因為金庸的影響，讓我更廣泛接觸王羲之

的其它法帖，如十七帖，姨母帖及奉橘帖等，這些法帖的意涵尚易於了解，但其中唯有「快雪時晴帖」，讓我百思不得其解。王羲之寫這封信的背景是什麼？感覺上只知書法寫得極痛快淋漓，但他想表達什麼，卻一時之間，茫無頭緒。

民國七十六年，我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進修博士。這是一個冬天可以冷到攝氏零下二十幾度的地方，因此飄雪是很正常的。抵美的第二年，我修完所有的課，正準備資格考，天天都躲在研究所圖書館的研究小間讀書。有一天早上，出門時先下大雪，到圖書館時仍未停。我閒極無聊，搬了王羲之法帖到研究小間暫賞，不注意間，抬頭往窗外一看，原來大雪紛飛的天氣，突然間放晴，陽光普照，映著白雪，街道好像放光一般。我愣愣地看著「快雪時晴帖」，王羲之寫著「羲之頓首：快雪時晴，佳想安善，未果為結，力不次。王羲之頓首。山陰張侯。」快雪時晴！快雪時晴！這不是王羲之寫信的心情嗎？一陣大雪過後，天氣旋即放晴。那種以為雪將不停的擔憂，被太陽一下子衝散的痛快感，全部在這封信中展露無遺。以後，每當我重看王羲之法帖時，我會特別喜歡快雪時晴，就是因為我已能進如王羲之當時的心境。

也因而，人到了中年，生生死死的掙扎後，再重讀王羲之四十七歲所寫的蘭亭集序，才比較能體會序中所言，「當其欣於所遇，暫

## 日新 創刊號 (2003.8)

得於己，快然自足，不知老之將至。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隨事遷，感慨係之矣。向之所欲，俛仰之間，已為陳跡，猶不能不以之興懷。況修短隨化，終期於盡。古人云：「死生亦大矣。」豈不痛哉！」

這一段話是經過多少人生歷練，多少痛苦才寫出的？當年我以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，又如何能體會序中歡樂暫短，生命無常的悲嘆？

少不更事，有時想一想，是需要時間來轉化的。

如今，同樣的四十七歲，同樣的心情，不得不低首於「固知一死生為虛誕，齊彭殤為妄作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」的傷感。集序猶在，王羲之安在哉！再過個幾年，我又安在哉？ ■

拾、  
心靈分享

